

【苏联】符·烏斯宾斯基著

黄光屏-3

(苏联)符·烏斯宾斯基著

螢 光 屏 — 3

廉·达 譯



江苏人民出版社

В. Успенский

ЭКРАН—3

譯自苏联“Военные Знания”雜誌

1956年第10—12期和1957年第1期

螢 光 屏 - 3

， 摩 达 譯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 稿 1/32 印张 2 3/8 字数 44,000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十月南京第五次印刷

、 印数 113,001—122,500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篇蘇聯的驚險小說。內容敘述帝國主義間諜機關千方百計地企圖盜竊蘇聯新發明的一種電視裝置“螢光屏-3”的機密。蘇聯國家保安人員冒名頂替深入敵人內部，終於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粉碎了敵人的陰謀，破獲了全部間諜。

目 录

来自海上的人.....	1
外路貨.....	3
无所不見的眼睛.....	9
海濱浴場上的約會.....	14
海岸上的謀杀案.....	20
奥沙契接受任务.....	25
拋棄的衣服.....	32
难应付的几分鐘.....	39
預定在星期六动手术.....	43
保險柜打开了.....	50
逃跑.....	55
螢光屏上的目标.....	63
胜利者.....	67

来自海上的人

南方的黑夜說来就来，几乎沒有黃昏。它掩沒了大海，掩沒了那条不十分寬的鵝卵石地带和岸边茂密的矮樹丛。天空中布滿了烏云，連一顆星也看不見，仅仅在應該有月亮的地方，偶然出現一輪黃色透明的圓盤。

海岸和黑色的海水混成了一片。只有根据綠色的浪花才能分辨出它們之間的界限：这是海水冲激岸石时发出的閃閃綠光。

月亮終于突破了烏云。她慢慢地飄浮到一片明淨的地方，四周圍繞着十来顆星星。夜空变得明亮了。荒蕪的海岸可以看得出来了。一道白色的月光掠过漆黑的水面，閃爍着銀色的鱗光，漸远漸窄。

这道月光中突然出現了一个不大的黑东西。从岸上很难看清楚这是什么：是带有漁网的浮标，是休息着的海豚，还是被最近一次風暴吹断了雷索的浮雷？

这个黑东西逗留在水面上不到一分鐘，馬上又不見了。

密集的云层重又遮住了月亮，月光暗淡了。烏云慢慢地游动着，黑暗重又籠罩了整个荒蕪的海岸。

● 半小时过去了。寂靜中送来了一种微弱的、隱約可聞的濺水声。就在岸边从水里爬出来一个人。他站着傾听了片刻。然

后习惯地揭下了脸上的轻潜水面具，除下了脚上的蹼膜。他将这一切迭放在一个小布包里，又塞了一块石头在上面，然后游到离岸稍远的地方，将布包投到了海底。



这个人光着脚，小心地上了海岸，走到矮树丛旁边坐下来。他解开绑在胸前和腹上的皮带之后，从背上取下了一个扁平的橡皮袋，急急忙忙地将它打开，动手穿起衣服来。袋子里装有胶皮鞋，袜子，裤头，白色的长裤和天蓝色的球衫。

这人穿好衣服以后，将一个装有文件的皮夹子塞进了一个口袋，将一迭钞票塞进了另一个口袋。他蹲下身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小砂坑，将空袋子埋在里面了。这时，这个袋子已经变得很小，甚至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掩盖住。

这个人站了起来，抖掉了手上的砂子，轻松地喘了口气，他拨开矮树丛，刚刚向背海的那一方迈了一步，突然听到了一

个响得使他难以相信的声音。

“不许动！举起手来！”

这个人惊慌地大叫一声，猛然向后一閃，但是坚硬的手枪枪筒顶住了他的脊背。有人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胳膊，又有人用手一把撕下了他球衫的领子，领子里缝有一小管毒藥。

十分鐘后，这个被捕的人已經在高级漁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处內，站在上校卡尔采夫的面前了。

卡尔采夫仔细地察看了被捕的人。从外表上看来，他可能有三十来岁。寬闊而发达的双肩說明这个人是重視体育运动的。一張长臉，长着个尖下巴，在这張急得发白的臉上，两条笔直的黑眉毛显得非常突出。两片厚嘴唇閉得紧紧的，上嘴唇略微遮住下嘴唇。

上校作了个手势，押送被捕者的边防軍人就出去了。留在房間里的只有中尉韦特金。他坐在被捕者背后的一張帳桌旁边，拿了些紙准备做审讯记录。

“过来！”卡尔采夫命令道。

被捕者向前走了一步，突然哆嗦了一下，因为他脚下的那块地板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

“不要害怕，”上校冷笑道。“你姓什么？”

“柯綏赫。康斯坦丁·柯綏赫……”

外 路 貨

在寂靜的夜里，奧沙契被急促的電話鈴声鬧醒了，他习惯

地将手伸向床头柜，取下了电话听筒。

“我是奥沙契……”

薄板壁的那一面，隔壁房间里，发出了叹息声。奥沙契的母亲，不久以前才和儿子一起来到这个滨海的小城市，她实在听不惯这夜里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每次的铃声都使她感到好象是什么不祥之兆似的。

奥沙契的母亲玛尔法担心地倾听着儿子断断续续地讲话。房间里很黑。闹钟的夜光针已经指着一点多钟了。

“是，立即执行！”电话听筒挂上了。

“什么事？”玛尔法一边用一只脚探索着夜晚穿的拖鞋，一边问道。

奥沙契走到她跟前，温和地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

“妈妈，我要出去一趟。那一套灰西装在柜里吗？”

“马上就拿给你。要出去很久吗？”

“看样子，不会很久。”

奥沙契很快地穿好了衣服，把手枪塞进了裤袋。玛尔法心里明白，这次是要出去“很久”的。

奥沙契迅速地跑下了楼梯。门前停着一辆“胜利”牌小汽车。司机殷勤地打开了车门。

“上哪儿去？少校同志。”

“上南村去。四十公里。”

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处的房子里面好象是没有人的。窗子里一丝灯光也没有。但是奥沙契刚一踏上台阶，墙脚那里就有一个人迎着 he 走出来。

“您是少校同志嗎？請進，上校等着您呢。”

卡尔采夫和中尉韦特金坐在桌子旁边，翻閱着審訊記錄。上校已經上了年紀，并且健康情况也不算好。他的臉是枯瘦的，棕色的，几乎沒有眉毛。嘴角上明显的皺紋深深地陷在皮肤里。亚麻色的头发和白的差不多，剪得短短地，象“刺猬”一样。上校的身材不高，中尉韦特金整整比他高出一个头。

互相問好以后，上校立刻就談起正經事來了。

“您注意听我說啊，”他一面在房間里踱来踱去，一面低声地說着。“昨天中午，我們这儿来了一个民航飛行員格陵倩科，并且請求立刻接見他。原来是这么回事。格陵倩科上半年曾經在海上飞行。这是到我們一个友好国家去的一条普通航綫。这一天，您記得吧，是晴天，有太阳。在中立区，在离我們領海不远的地方，飛行員发现水里有一个外路貨。他就是这样說的——外路貨。这个断定是正确的，”上校冷笑了一声，用手摸了下头发。“就是这样。这个外路貨是橢圓形的，深深地沉在水里，一动不动。格陵倩科确信这是一艘潛水艦。在战争时期，他曾經在海軍航空軍服务，因此他曾經从空中看見过水里的潛水艦。”

“是外国的潛水艦嗎？”奧沙契問道。

“是的，我調查过。在这个区域内並沒有我們的軍艦。大概这艘潛水艦是前天夜里低遠潛入这个地方的，并且停下来等了一天了。我們已經采取了措施。南海岬远远地伸入海中，潛水艦剛好就靠在这个海岬旁边。为了防备‘客人’出現，我們做好了一切准备。不久以前‘客人’来到了。我剛剛和他談过

話。”

卡尔采夫打开了香烟盒，用准确的动作抽出了一支香烟，接着把烟盒递给少校。

“抽支烟，奥沙契。”

“謝謝。”

“嗯，‘客人’的談話相当坦率。”卡尔采夫繼續說道，“这个人的历史是这样的。他是在战争时期被法西斯分子带走的。在西德工作过。战后把他送到了另一个大陆上。他曾經受过穷，挨过饿。后来就被罗致去做間諜工作。的确，当时的处境是走投无路的。他的任务很简单。須要和这儿城里的一个人取得連系。会面的地点和暗号他都說了。就是这么多。‘客人’应当按照一个駐外秘密間諜头子的指示来行动。这个駐外秘密間諜头子是谁，柯綏赫（这是‘客人’的姓）不知道。”

“那就是說，他們以前沒有見過面？”

“大概是这样……被捕的人沒有武器。衣領里縫了一小管毒藥，但是柯綏赫並沒有打算利用它。他說，还想活下去。另外，被捕的人有很多錢。真正的苏联錢。証件是伪造的，但是造得很精巧。看样子，他的主子在伪造方面具有丰富的經驗。”

“就是这么多嗎？上校同志。”

“差不多。不过在柯綏赫的口供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 情節，这一点我故意放过了。事情是这样的。柯綏赫是在普通間諜学校毕业的。他学过无綫电、密碼和一切間諜應該学的东西。但是，在派他到我們这儿来以前不久，他又被迫学过一种專門的課程：电视和雷达。”

少校表示惊奇地抬了抬眉毛。奥沙契凝视着上校。他现在听到的这件事，使案件有了新的转变。

“是呀，是呀，”卡尔采夫一边肯定地说，一边又在房里来回地走起来。“电视和雷达结合在一起。这就使我们能够一下子做出三个结论。您认为怎么样，奥沙契？”

卡尔采夫不喜欢自己把一切都详细地说清楚。他喜欢让部属来动脑筋、考虑、思索。奥沙契已经习惯于这种问题了，所以立即回答道：

“间谍是带着‘地址’来的，上校同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的主子对什么东西感到兴趣。”

“对。”

“现在，再说另一方面。使我惊奇的是：根据我所知道的，制造这种电视与雷达合成一体的新式机器的工作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分别包装的第一部机器前天才运送到我们这港口来进行试验。这就是说，外国间谍机关不是在我们这个城里有什么供给情报的来源，而是在其他某一个地方有这种来源。可能就在科学研究所里。不然就无法解释柯綏赫来时所根据的‘地址’何以如此准确了。”

“是的，奥沙契。正是这点使案情变得复杂了。我们从柯綏赫那里了解到的东西太少了。不得不边摸索边考虑，边考虑边摸索……”

“第三个结论是怎样的，我就知道了。”奥沙契说。

“第三个吗？”卡尔采夫皱起眉头，聚精会神地说。“第三个结论是这样：关于红外线，柯綏赫一点也不知道。看样子，他的

主子也不曉得这个。那就是說，他們現有的关于新式机器的材料还不完全……敌人想干什么，現在我們暂时还不知道。也許他們企图偷盜机器或是弄走綫路图……这个将来我們會明白的。不管怎样，他們的任何企图都应当制止。”

“明白了，上校同志。”

“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要角色要由您来扮演，奧沙契。这个角色是很难演的。您必須有一个时期忘掉您自己是个公安少校。您必須用別人的姓名——康斯坦丁·柯綏赫。就是这样。”

“謝謝您对我的信任，上校同志。”他低声說道。

“这样說，您是同意了。您的聯絡員是韦特金。他和您一样，來到我們这个城里还不久。您要和他商量好在什么地方会面 and 怎样会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真正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卡尔采夫強調說，“再給我打电话。任务是要和駐外秘密間諜头子取得联系，取得對方的信任，看情况行动。目的是要弄清楚他們的計劃，破獲整个組織网，以便……”卡尔采夫用手把桌子一拍，“以便連根拔去这个……外路貨……”

“明白了，上校同志。”

“現在我重新审問一次柯綏赫。您仔細地看清楚这个人，看清楚他的表情姿勢和习惯。記住一些細節和姓名。不过，姓名并不多。‘客人’是被絕對隔离的……韦特金！”

“有。”

“把被捕的人带来。”

在进行審訊的那段時間里，奧沙契一直坐在房里一个黑暗的角落上，注意观察这个人的姿勢和面部表情。因为他就要

去扮演这个角色。任务是困难的，不寻常的，但是当时奥沙契尽力不去考虑它。将来还会有时间来深思熟虑的。现在必须要集中思想才行。柯綏赫敘述了間諜学校校长、教練員和那艘送他到南海岬的潜水艦艦长等人的外貌和习惯。于是奥沙契就竭力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繪这些人的形象。后来上校又命令柯綏赫重复說了几遍暗号和会面地点。

審訊結束了。把被捕的人帶走了。

“到时候了，”上校說。“天快亮了，現在您先到柯綏赫出現的那地方去，然后动身上路。怎样到城里去都行。柯綏赫在这方面沒有任何行动指示。这样更好一些。快去扮演这个角色吧。”

中尉韦特金拿来了柯綏赫的衣服和他的証件。

“我預先告訴您，您这件球衫是新的，旧的在逮捕他的时候撕坏了。不过这和柯綏赫的那件完全一样。另外，您这儿有錢，要在城里买一套西装和一套商船海員的制服。制服是一定要的，因为根据証件柯綏赫是海員。”

“我准备好了。”奥沙契換好了衣服以后說。

无所不見的眼睛

卡尔采夫回到城里的时候，天已經完全亮了。他沒有回家去，就躺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白天有很多工作要做，头脑必須要清醒，可是他已經一晝夜沒有睡了。

在正十点鐘的时候，鬧鐘把他鬧醒了。卡尔采夫做过了

早操，用冷水洗过臉以后，感到精神饱满，浑身是勁。

卡尔采夫决定到軍艦上去一趟，很好地熟悉一下这项新发明，看样子，敌人已經对它发生兴趣了。熟悉一下机器，熟悉一下操縱机器的人，对今后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上校首先到艦队司令部去了一趟，探詢了名叫“螢光屏-3”那种裝置的試驗計劃。随后汽車就将卡尔采夫送到了軍港。

卡尔采夫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这艘軍艦——121号扫雷艦。它那寬大的、半圓形的艦尾平稳地靠着船埠末端的木头碼頭，它的旁边就是海軍工厂的熏黑了的車間。这艘軍艦不是新的，很明显，它在海上做过不少工作，扫除过很多水雷。卡尔采夫明白了，指揮部挑选了这艘扫雷艦，是因为它不会惹起別人注意。誰能想到，会在这艘見過世面的“海上耕牛”上进行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呢。

上校給海軍旗敬过禮以后，就沿着狹窄的木梯下去，走进了軍官集会室。海軍中校艦长萊杰諾夫緊跟着他后面走进来。这是个身材高大，稍为有些駝背的軍官，他的上嘴唇上悬着一个大鼻子。

“您到此地来，他們已經通知我了，上校同志。請到这儿来吧。”他挽着卡尔采夫的手臂，微笑着說。

萊杰諾夫将卡尔采夫領到自己的小仓里，这个小仓有一面牆就是往下斜的艦舷。仓里很舒适，令人感到它的主人已經在这里严格地生活很久了。

勤务兵拿来了煮得很濃的热茶。卡尔采夫一面用小匙子

在杯子里攪着，一面問道：

“萊杰諾夫同志，請問，您这儿是昨天开始安装‘螢光屏-3’这部机器嗎？”

海軍中校臉上的微笑消失了。

“是的。”

“在这个期間沒有发生任何事故嗎？你們沒有发现有誰特別注意你們的軍艦嗎？”

“沒有，上校同志。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嗎？”

“沒有什么。不过我想預先通知您：有人对新式裝置很感兴趣。”

“我懂得这点。上校同志，我們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全体人员已經停止給假上岸。我的政治副艦长已經进行了有关警惕性的講話。現在那些宣傳員也在宣傳這個問題。中校工程师切尔年科也召集班長們談过話。”

“是切尔年科在领导这部机器的安装工作嗎？”

“是的。另外，我还請求，許我們开到停泊場去。那里安静些。”

“对。現在請您介紹我認識一下切尔年科吧……謝謝您的茶。”

中校工程师切尔年科是个身材不高，面容忧郁的人。向前突出的下巴和深深陷下去的眼睛，使得切尔年科的臉变得又难看，又暗淡。但是自从与中校工程师認識的第一分鐘起，卡尔采夫就明白了：在这个人身上，外貌与内心是极不相符的。切尔年科是个愉快而善良的人，他說話是南方口音——一个

字一个字地说得很緩和。

“上校同志，您想得真好，想起来到我们这儿来了。”当仓内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切尔年科說道。“要知道，这是使全世界惊奇的技术设备……”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很好地熟悉一下你们这个‘令人惊奇的东西’。”卡尔采夫笑着說。

“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切尔年科点着头說道。“等我們安装好了，您再到我們这儿来一趟。欣赏一下这个无所不見的眼睛究竟怎样进行工作。”

“您是怎么說的？无所不見的眼睛？”

“我們这儿同志們之間就是这样称呼我們的‘螢光屏-3’。我們这个玩意儿，無論是白天，或是黑夜，無論是水上，或是水下的一切东西，它都能看見。”

“我說，切尔年科同志，”卡尔采夫递过香烟盒去說道。

“来，抽支烟，您再給我比較詳細地講一講，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給您简单通俗地上一堂課嗎？那好吧。雷达和电视的原理您大概了解吧？”

“当然。”

“很好。那么关于紅外綫您听說過嗎？”

“这是种热射綫。它可以成束地向前发射。遇到目标它就反射回来，这就使我們有可能确定这个反射紅外綫的物体是什么东西。这种射綫使我們甚至在夜間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东西。”